

近 · 代 · 名 · 士 · 别 · 传 · 丛 · 书

狂士怪杰

辜鸿铭别传

李玉刚 / 著



近 · 代 · 名 · 士 · 别 · 传 · 丛 · 书

狂士怪杰

辜鸿铭别传

李玉刚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李玉刚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2

(近代名士别传丛书/李玉刚主编)

ISBN 7-5080-1755-2

I. 狂… II. 李… III. 辜鸿铭(1856~1928) - 传记
IV. K82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377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2 印张 252 千字 3 插页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中国名士漫论

现在，作为“近代名士别传丛书”第一辑的五种书目，终于正式面世了。索性，就借此来谈谈这名士的话题吧。

说起名士来，在中国可谓代不乏人。既为名士，自属名人名流无疑了。不论学界坊间，几乎很少有人不关心、不知道他们的。

“名士”一词，盖出于《吕氏春秋》。其《尊师》略谓：“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勤学》又谓：“不疾学而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这就是说，在古代中国，所谓名士，多是指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高人雅士。《后汉书·方术传论》：“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俗语“自古名士多风流”，当源于此。到了魏晋时代，则尝以唾弃礼法、好论玄谈、率性任情、放浪形骸的人为名士。再往后，其内涵又有了新的引伸，似乎与所谓隐士发生了某种交合，人们尝用它来指称那些声望很高而不出来做官的人。他们中人，多数是居于世而不入世，甘为士而不入仕。

此后，人们则专用名士来指那些才情盖世、风骚独领、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文人士。一般地说，此一类属中人，不特学养深厚，读书惊人，而且目中无人，笔下有刺。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宜乎其翻江倒海，惊世骇俗，为文人扬眉，替志士吐气也！

即使在世界范围的中世纪历史上，倘论及政治上的集权与文化上的专制，如中国古代社会那样也是罕见的。中国儒学所崇尚的“三纲”“五常”之教，经历代统治者的一再强力灌输，早已渗入亿万子民的骨髓之中。真可谓等级森严、礼教如山！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尚有历代名士们那劲节高标、独来独往式的存在，其情自可想见。他们，就犹如长夜萤火，虽不甚明亮，然亦适足衬出黑夜的茫茫漫漫。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仲尼，更见

长夜长！

可以说，在古近以来我中国文人学士中间，从上古大智远引、高逸脱俗的庄子；到汉末睥睨权势、击鼓骂曹的弥衡；到魏晋任性率情、放浪形骸的嵇康、阮籍；到唐宋醉卧长安、天子难呼的李太白，流落天涯、悠游无减的苏东坡；直至明清两代的李贽、徐渭、唐寅、郑燮……其不论为文为人，都有这样一股卓尔不群、桀骜不驯的狂狷之气。

窃以为，所谓名士之为名士者，其是否出世或入仕，倒也无甚大妨。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总要有一种名士气，名士派头。这种“气”或“派头”，大概就是所谓名士风流罢。

我想，它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两种因子：一以才情；一以狷狂。同一般人相比较，其虽亦无免于五谷杂粮，人间烟火，然又必是所谓时代之俊彦，学界之名宿。为人之真性情，他们半点儿不少；行世之奇怪悖，则多多有也。所谓横空出世的天才豪杰，特立独行的奇人雅士，正合当此。

或问：其所谓才情者何？论其才，当是学富五车，文倾三峡；当是汪洋恣肆，才气横溢；当是领新标异，独得风骚。晚唐杜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之句，大概就是指此。论其情，当是潇洒情性，风流倜傥；当是雅致逸趣，大不拘俗；当是任情冰玉，流韵泽光，甚至就如近人郁达夫所发出的那种感慨：“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又问：其所谓狷狂者何？论其狷，或是情性耿介，非同流俗；或是嬉怒人生，讽骂时世；或是不见于世，未合于道，甚至尝有上古长沮、桀溺一类人的感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论其狂，或是率性任情，狂放不羁；或是冷峻怪诞，悖逆时流；或是疯言疯语，惊世骇俗，有时竟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然而，这名士们的才情也好，狷狂也罢，却也总有其缘由道理

在的。有时，在他们的身上，大俗能变之为雅，大雅亦能演之为俗。同样，在他们的眼里，活生生的新世相，直若满目疮痍，简直一百个不乐；死赖赖的旧事物，偏又两眼生辉，却道千万种我爱。尤为要命的是，其每每强词夺理或疯言疯语，倘要拿来认真观察，耐心品味，毕竟也还能自圆其说！

你道怪乎哉？怪怪也。不过，套用一句古话，则正可谓：怪可怪，非常怪。即是说，他们身上的那“怪”劲儿，绝非平常人的“怪”可与之比的，乃是一种独特、机智而不失隽永的“怪”！

予谓不信，且请看之：倘其放浪形骸，忤逆时代，也必是缘于他们执于不满世道的率性任情。倘其疯言疯语，非理为理，也必是出于他们妙语连珠般的辩才无碍。甚至其谰言谤行，讽时骂世，却也是因了他们睥睨一切的劲节高标！总之，他们确乎有着常人难追的真性情，有着得天独厚的大智慧！

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说，这些名士们，也足足构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一种独特风景，一种耐人寻看和品味的文化风景！

这，或许就是所谓名士们的人格魅力所在！

及至近代，中国社会仿佛强迫般地被带进了世界的角斗场。一方面的情况是，列强环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又兼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事蹉跎。时人惊呼“千年未遇之强敌”！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海禁大开，中外交通，西学东渐；由是风气浸浸，江河不古，国粹凋零。时人叹为“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时间，老大中华之上下，或感于时艰，或敏于激愤，纷纷攘攘一片。试看！由洋务，而维新，而革命，国势风云激荡；由器物，而政制，而文化，大潮流波相因。这激荡着的大潮，直欲使近代中国社会“高岸为谷，低岸为陵”！此间，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迅捷，时序更替之猛烈，确非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社会所可比及的。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上常常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拿这话

来比照这段中国史，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代有一代的历史，一代有一代的才人。本丛书所收入的这些近代名士们，如尝感“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晚清文宗龚自珍；身兼革命前鋒与国学大师二任的“章疯子”章太炎；足踏东西、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狂士怪杰辜鸿铭；文思绝代、三次剃度而无改多情的“情僧”兼“革命和尚”苏曼殊；鼓吹新文化运动，首倡“德先生、赛先生”的青年导师陈独秀；扭曲人生、长歌当哭、骂尽民国官场的厚黑学生李宗吾；立足学问，阐扬儒学，尤无忘关心民瘼、杯葛时政的学界名宿梁漱溟……几无不被打上了这个特殊时代的鲜明印记。

那么，受时代及风气影响，在这些近代名士们的身上，又生发出了怎样的一些特质呢？这里，仅举其荦荦大者二：

一以曰：中西冲突，感悟非常。

比之同先此的中国历代名士，他们所首先遭遇到的，是这样两个空前的困惑：一是东西方民族和种族的优劣问题，二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优劣问题。应该说，这是每个有着强烈爱国心的思想者和文化人都无法回避的。而要命的是，这些又都直接关系到他们最为敏感的大国心态问题。

所谓的大国心态，往大了说，就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往小了说，就是个人的尊严和面子。民族危机，国势阽危。中外交通，西学大倡。耳闻目睹并身感同受的这种中西双重层面的冲突，使他们不能不产生出种种忧虑：难道是华夏民族和中国人真的不行吗？绵延数千年的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就真的落伍了么？

如是，他们中有的人乐于承认，并由此主张“全盘西化”。相反，有的人则矢口否认，主张坚守中国固道。而一旦辩论起来，一方专拿中国的优长比之西方的流弊，另一方则专以西方的进步讥消中国的落后。因为他们中不少人留过洋，或精通数种外语及西学西政，多为会通中西的大家，所以口中笔下，常常怪论——冯友兰谓之“非常奇怪之论”——迭出，或片言解纷，或妙语天下。

除了彼此间的如是“斗法”，他们对待洋人洋事所表现出的种种离奇言论及行止，闻来更是令人捧腹不已。如郭嵩焘数度出使西方，在其初观“西洋镜”时给时人留下的那些鲜活故事；林琴南氏本不谙任何外国语言，却毕生以译介西书为职志，究亦斐然成一家；辜鸿铭少年留欧十余载，通晓西文八九种，返国后竟以皈依儒学道统为至乐，并大言曰：“道固在是，无待旁求！”

一以曰：固守一端，易质流变。

由于近代中国的种种都是在一种非常态中演进的，以致中外战事、军阀角斗、政治运动、文化思潮、风俗移易一直不断，可谓潮起潮落，此起彼伏。尤其，这许许多多的斑驳陆离之现状，又无不是掺杂、扭结在一起的。这便给认识和判断带来了无尽的困惑。

面对如此现实，如果甘于随波逐流，做个通脱圆滑之士倒也可以，或者不作不为，不思不想，只做个局外的常人俗众倒也罢了。偏偏这些名士名流们，又都是不能脱了这干系的朝里人、局中人或思想者，他们又哪里便肯、哪里就愿了呢？于是，矛盾和怪诞便都有了。

你道他们是何种人？那些坚守定见者，十八头黄牛也拉他不回，还会把道理讲个唾星四溅。这是固守一端，以不变应万变的那一类。而所谓易质流变者，虽然自我一变再变，竟能大书《谢本师》，更且高唱什么“今日之我，昨日之我”。至于他们是固守一端的有道理，还是反复进退的有道理，自家并不太过在意；不仅不在意，反将加以诡辩；辩也罢了，尤且振振有词：“予岂好辩哉？予不能已也！”

由此，世人索性送了他们一语：“反复进退，易质流变。”在这方面，那位前大半生以浓烈的政治关怀为主，晚年以学问自守，声名远被，才气横溢，尤其“笔端常带感情”的梁任公，可为典型之一例。一直至其老死，还留着那条稀疏发黄的小辫子的辜鸿铭，则是另一典型。在前后之“变”中，南海“康圣人”，余杭“章疯子”，侯官

严又陵,也均有份儿。至于陈独秀之与中共的历史,更是人所皆知的了。

不过,应予说明,他们中有些人的“易”和“变”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这里只是就事论事罢了。总而言之,在这些名士名流中,除了他们身上那令人喜煞恨煞的“名士气”外,还可以明显地感到一股与我们近距离的近代气象!如他们的爱国豪情,民族种性,清凉风骨,文化性格,学术精神……

在这篇序文的末了,照例,还有必要说上一些很多人都曾经、或正在、或将要说的话。我相信,这绝不是废话——首先,我要感谢这套丛书的各位学识宏富的高明作者们。他们多是我的同窗、同事或校友、朋友。其中,有年长的,年少的;有居京的,外地的;但没有赋闲的,轻松的;没有不用心,不用力的。

其次,我要感谢本丛书的出版者华夏出版社。在初,本丛书曾有某京外出版社和数位书界朋友属意,有的甚至愿意出以不菲之价。但基于书生本我的种种考虑,仍愿在京内寻一有声誉并信誉的出版社来合作。事为华夏出版社的编辑所知后,遂致双方“一拍即合”。

最后,还要由衷地感谢肯于惠顾本丛书的读者。我相信,只有您才是它最有资格的鉴定者和评论人。请记住:我们希望听到您的任何批评和建议!

李玉刚谨识

1998年冬夜

李玉刚 / 主编



鴻銘先生名德顯著久為世重當其海外
 遊學所著漢學史遊江湖則數十年專心
 讀書以其餘則從事劇詞樂舞編譯華
 籍新行懷抱中文而外著有散文多種風行
 東瀛一時紙貴茲值先生百歲生日其文雅
 能以世兄承為親是為家藏編次華重
 印以誌紀念孝思可嘉因口其最而先生
 謙故知之較深廣為從辭謹題數語以誌之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丙申初夏
 許世英敬題

許世英先生為重刊辜鴻銘著作題詞

Mr. W. R. Giles,
 with kind regards
 Hu Hung-min
 Peking, 1918

辜鴻銘英文手迹

智後皆往冒險猛進而未其
 據則不知而行之其能則行之
 而後知之其降則知己知而更
 進於行 國公選取一則已百字者
 吳亦恆 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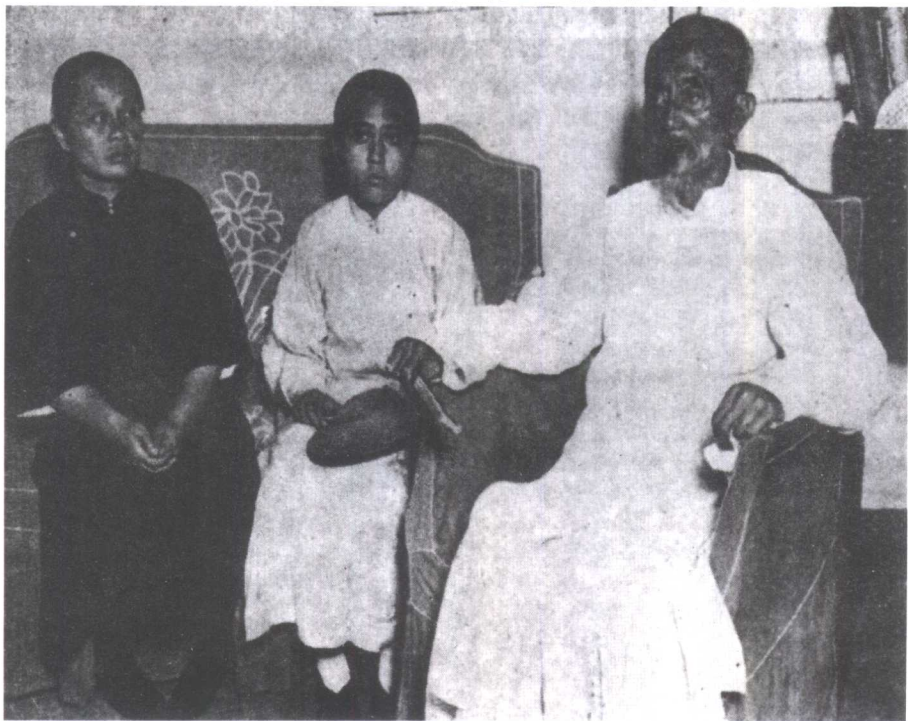
七 點 半



辜鴻銘在日本講學留影



辜鸿铭先生与泰戈尔先生 1924 年 6 月 22 日摄于清华园工字厅



1927 年 10 月辜鸿铭与妻子及女儿娜娃 (Nova) 合影

引 子：噫，怎就有了两个辜鸿铭？

..... (1)

一、华侨身世 负笈欧土 (17)

1. 传奇般的身世：华侨裔，混血儿
2. 稚童惊问：“孔子还在中国吗？”
3. “快，瞧那个中国老头上的猪尾巴！”
4. “困而学之”：猛背名著，遍读西书
5. 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近代中国第一人
6. 传奇般的多种西方语言功夫

二、假洋鬼子 决然返国 (59)

1. 大胆抗辨族风的“假洋鬼子”
2. 星岛奇缘：那次命定般的“辜马会晤”
3. “正是这个马建忠，使我再次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4. 穿中国衣，读中国书，说中国话
5. 蜚居香港：初通中国儒典

三、人文襄幕 掌洋文案 (95)

1. 杨汝澍舟中慧眼识汤生
2. 稳坐了张之洞“外文秘书”之位
3. 张之洞耳提面命学国学
4. 使智德武人，逞才俄太子
5. 新式“李代桃僵”之导演者

四、痛诋教士 指斥洋人 (135)

1. 教案,令人发指的教案!
2. “吾岂好辩哉? 吾不能已也!”
3. 大声疾呼:“为吾国吾民争辩!”
4. 正义的智慧:酷评传教士汉学家
5.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2+2=4$ 还是 $A+B=C$?

五、高赞清流 讥评洋务 (175)

1. 见微知著,说论南皮
2. 大论特论所谓“中国牛津运动”
3. “公利”耶? “私利”耶?
4. “中体”耶? “西用”耶?
5. 张之洞何以要“绝康梁以谢天下”?
6. 驳论南皮:对待西报之态度

六、庚子之乱 尊王攘夷 (211)

1. “东南互保”的最早建策者
2. 释疑解祸论“尊王”
3. 慈禧太后的终身义务“辩护律师”
4. “攘夷”:“尊王”的孪生兄弟
5. 逆捋兽毛:历数列强之道德弱点

七、浚浦沪滨 外务京都 (239)

1. 首入帝都北京之印象
2. 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任上
3. 北京:外务部员外郎上书光绪帝
4. 乏事可承,正可用来骂“新政”

5. 痛悼南皮,大发微词

6. 挂冠辞职去也

八、独秉孤忠 甘为遗老 (269)

1. 曲辨“忠清”为哪般?

2. 骂袁:由来有自,不绝如缕

3. 空渡扶桑:游说日本支持复辟始末

4. 在洪宪帝制与丁巳复辟中

5. 入宫觐见废帝溥仪

九、北大旧派 欧洲闻人 (297)

1. 在蔡元培和辜鸿铭之间

2. 在北大的种种故事与传说

3. 时代逆子:给陈独秀胡适们的印象

4. 老托尔斯泰的知音

5. “德国的辜鸿铭”

6. 晚年讲学东瀛

十、风流趣事 腾播士林 (335)

1. “兴奋剂”:小脚娇妻姑淑

2. “安眠药”:日籍美妾吉田贞子

3. 迷醉“香莲”,为女子缠足曲辨

4. 壶一杯众:为纳妾制度辩护

5. 冶游·狎邪及其他

6. 病歿贫困潦倒中

尾声 老大中华的最后一条辫子

..... (361)

在中国人眼里，他只是欣赏并保留纳妾、小脚、辫子等封建陋习的怪物和遗老，是清末民初集顽固保守、狂悖古怪于一身的封建卫道士。

在西方人眼中，他则是一位精通6国语言、沟通中外文化畛域、高论东西文明是非的著名中国学者，是片言解纷、妙语天下的幽默大师。

怪乎哉？怪怪也。

引子：噫，怎就有了两个辜鸿铭？

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上面这则格言，怕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因为，几乎在每一部英文版的名言汇编，或中文版的外国名言大全之类的辞书中，都是随手可以翻得到的。所不同的是，在这句名言的末尾处，有些是将作者注为“佚名”，有些则干脆含糊地注为“英谚”。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读者对此也并不十分关心。

然而，读者中也有认真留意的，并由此发现了一个例外：在一部出版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的此类名言汇编里面，竟于这条名言下确切明白地标明了它的作者：Amoy Ku。

那么，这位 Amoy Ku 是谁呢？是位先生，抑或女士？其究为何国人士？又属于何种名流？

可是，在查遍了外文版的许多名人辞典之后，人们仍找不出这个人来！倘按音译，这位 Amoy Ku，当被译作“亚姆伊·枯”。但是，在中文版的各种外国名人辞书里，却仍然查不出“亚姆伊·枯”这个人来！

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有人无意间在一家外文杂志上，居然查到了此人。原来，在该刊所刊载的这位 Amoy Ku 的另一篇论文的末尾处，竟有编者对此公的简要介绍。略谓：亚姆伊·枯，名汤生，生于1854年，卒于1928年，著名中国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曾将中国的《春秋大义》、《中庸》、《论语》等经典译成英文，云云。

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亚姆伊·枯”，倘还原为纯正中文音译，应为“厦门·辜”。也就是说，这位